

一个雪山神話，一曲蕩氣縈歌，
一部顛覆以往所有藏獒形象的曠世奇書！
與狼斗，與獒斗，藏獒在忠誠與正義之間痛苦抉擇！

我是藏獒

古怪先生／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我是藏獒



古怪先生／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藏獒/古怪先生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4.3

ISBN 978-7-5113-4484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42116 号

●我是藏獒

著 者/古怪先生

出 版 人/方 鸣

策划编辑/周耿茜

责任编辑/宋 玉

责任校对/高晓华

装帧设计/顽瞳书衣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/16 字数/240 千字

印 刷/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4484-7

定 价/30.00 元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序 章

一只藏獒趴在雪地上，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。短小纤细的四肢，驳杂的毛色，琥珀色的瞳孔带着几丝裂开的灰色，这一切都在暗示着——这不是一只血统纯正的藏獒。

它的身上布满了伤痕，血迹已经凝固，像琥珀一样在阳光下闪着诡异的光芒。它静静地趴在那里，眯缝着双眼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

时间对它已经没有了意义。它趴在那里，没有了藏獒的英勇和豪气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它终于动了！脚步缓慢而平稳。

顺着它脚步的方向，一个背着蛇皮袋子，身上散发着腥味的男人从山下走来，呼呼地喘着浊气。

藏獒矮下身子，不想让男人看到它，它的眼里满是纠结、无奈、憎恶，还有少许的依赖。

那是它的主人。

藏獒是世上拥有最纯净灵魂的神犬，它们心里只有忠诚和战斗。可此刻它的双眼为何如此失神？

它在圣洁雪山中迷茫，浑浊的泪烫化了脚下的雪。终于，它动了。

它带着无边的力量，像草原上掠食的猎豹一样，迸发出超越影子的速度。犹如追魂的罗刹，刀牙刹那间插进了他的喉咙，鲜血汨汨地流出，流进它的食道，温暖了它冰凉的身体。

守护主人是藏獒一生的责任。忠诚更是烙进藏獒灵魂的东西。

可现在，它的嘴里却尽是主人的鲜血……

第一章	一个串儿 / 001
第二章	笼中岁月 / 006
第三章	出笼夜游 / 011
第四章	狗群围堵 / 015
第五章	寸步难行 / 020
第六章	鸿门犬宴 / 025
第七章	单刀赴会 / 030
第八章	老王烦恼 / 035
第九章	谋生西藏 / 040
第十章	雪山寻宝 / 045
第十一章	一位老师 / 050
第十二章	一个学校 / 055
第十三章	快乐时光 / 060
第十四章	乐中之苦 / 064
第十五章	情愫渐起 / 068
第十六章	归来有变 / 072
第十七章	患得患失 / 077
第十八章	好狗群狼 / 082
第十九章	沦为狼俘 / 086
第二十章	另一种狼 / 091
第二十一章	像狼一样 / 096
第二十二章	狼之生活 / 100
第二十三章	王兵变化 / 105
第二十四章	狼熊之争 / 110
第二十五章	狼中之王 / 115
第二十六章	牧羊夕阳 / 120

第二十七章	非常藏獒 / 125
第二十八章	真的藏獒 / 130
第二十九章	重获自由 / 135
第三十章	寻找主人 / 140
第三十一章	好生之德 / 145
第三十二章	一起等待 / 150
第三十三章	杀戮狂魔 / 155
第三十四章	狼獒之战 / 159
第三十五章	为何这样 / 164
第三十六章	天地苍茫 / 169
第三十七章	我是串儿 / 174
第三十八章	做个藏獒 / 179
第三十九章	格格不入 / 184
第四十章	我要逃走 / 189
第四十一章	助我主人 / 194
第四十二章	选择背叛 / 199
第四十三章	一双眼睛 / 203
第四十四章	我的父亲 / 207
第四十五章	身心俱死 / 212
第四十六章	死而复生 / 217
第四十七章	狼王之心 / 222
第四十八章	开悟禅机 / 226
第四十九章	獒王末世 / 230
第五十章	为了朋友 / 235
第五十一章	深谷幽兰 / 240
第五十二章	我是藏獒 / 245

第一章 一个串儿

我蜷缩在一个很柔软很狭窄的地方，这里很温暖，给了我营养和力量，我看不到这个世界，本能地觉得这个世界是黑色的，虽然我在一个狭窄的地方，尽是滑滑腻腻羊水的味道，但这里有无限的黑暗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有可能是一瞬间，也有可能是一万年，不过按照我出生以后的标准来看，应该是两个月，六十天。

终于，一道细微的光照进了我的世界，刺激着我尚未成熟的感官。首先觉醒的是视觉，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肉口子，口子里透出一道光，在我出去之后才知道这东西叫阳光，暖暖的，和母亲的子宫一样暖，它是阳光。第二个觉醒的是触觉，泡在滑滑腻腻的羊水里，我初生的毛尖都软软地趴在皮毛上，就像一只水狸。第三个觉醒的，是嗅觉，我还闻到了干爽的香味，那是阳光的气息，我闻到了软软的香味，那是食物的味道，我还闻到了，羊水咸腥的味道。

最后觉醒的是视觉，我看到了，一个肉呼呼、光秃秃的脑袋，身上有着呛人烟叶味道的怪物把我抱了起来，放在松松软软的干草垫子上。当时我只觉得这家伙连毛都没有，长得又抽抽在一起，奇形怪状的，肯定是个坏东

西，我本能地扑腾四个小脚爪，惹得他一阵响亮的笑。

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个有着光秃秃脑袋的物种叫做人类，号称是万物之灵，而那个浑身烟叶子味道的中年男人就是我的主人。

终于出来了，终于离开了那个孕育了我的地方，我来到了人间。我看到了蓝色的天，灰色的地，这时我以为大地就是灰色的，但是后来我知道，大地是黄色的，是青青的，是花朵的颜色，而我出生时看到的这灰色，是水泥的颜色。

我不只看到了天空和大地，看到了我的主人，我也看到了怀胎两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狗娘。我的狗娘是一只又肥又胖、慈眉善目的大黄狗，它懒懒地趴在那里，张开怀抱，向我伸出了爪，爪子也是黄黄的，肥肥胖胖，显得很亲切。

这时，我觉得我的狗娘就是这世上最完美的狗了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狗娘是被上流社会所不齿的，它是一只大土狗，而我呢？比我的狗娘还要好些，我是狗娘这辈子的骄傲。

我扒开自己尚被羊水粘连的脚爪，挣扎着向狗娘爬去，拱到狗娘的怀里，这是我在这个世上见到的唯一的亲人，生我的狗娘，我那可怜的狗娘。

耳朵里的黏液在空气中逐渐分解，我听得越来越清晰了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狗娘的低语，我听到了，天和地的对话，我还听到了我主人的话。

“看哪，我们家这只小狗多聪明，才一出生就会找娘了！”

另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人应和着：

“是啊，是啊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神的小狗呢，老王，你家这狗一胎就生了这一个，小狗有福啊！”

老王，哦，原来我的主人叫老王。老王说：

“那当然，老子花大价钱给它配的虎狼种，怎么会差了！”

又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，也许是因为我的五官还没有完全觉醒，也有可能是人类这个物种天生就有着突然冒出来的功能，这个人我一开始真的没有看到。

“老王，你家小狗这么精神，打算卖多少钱啊？看这块头，啧啧，小不了，钱也少不了啊！”

我的主人老王又说了，这一回他的嗓门很洪亮，声音里面带着一丝振奋的力量，老王说：

“卖？想得美，我就自己养着，打死我都不卖！”

我的眼皮有些发沉了，没有了狗娘肚子里那根脐带源源不断地供给我力量，我的精气神一下子就不够用了，我只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说话，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

再醒来的时候不知是什么时间，只知道狗娘都睡着了，我被主人挪到了屋子里。我迷迷糊糊地醒来，一个脸上布满皱纹的中年女人一脸的喜悦，她兴奋地叫着：

“唉，老王，你们快来看，串儿醒了！”

串儿？那是什么？是我的名字吗？应该是吧。婴儿阶段很无奈的，自己的事什么也做不了主，叫什么，吃什么，想让谁抱，不想让谁抱，所有的东西都由不得你，而作一个狗娃更是无奈中的无奈，想叫什么自己说了不算也就罢了，连狗娘说了都不算。

老实说，刚出生的我就挺有反抗意识，我不想这样！

可是当一盆热乎乎的牛奶端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没了，什么串儿串儿的名字，什么婴儿与狗娃，我只知道咕噜咕噜地吮着牛奶，进食，这是动物的本能，而刚出生的我，有的就是本能。

喝光了牛奶，那个中年女人摸了摸我的头，以示奖励。我对她的亲昵动作很抵触，骨子里远古的本能告诉我藏獒只有一个主人，而我的主人应该是我出生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，老王。可是这个女人她喂了我，还摸了我的头，她又是我的什么人呢？这时我看到老王走到她的身边，一脸喜气地比画着，她和我的主人又是什么关系呢？

脑子一片空白的我理解不了家庭的概念，也理解不了什么亲属亲戚亲人的关系，在我的世界里，亲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狗娘，别的一概不知。

懵懂的我隐隐有了这样的想法——主人不止一个。年幼的我还不知道这个想法有多可怕，只是单纯地以为自己想通了很多问题，自己对这个世界做出了合理的解释，而事实上，从血统上来说，我是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，我的一辈子只能认一个主人。

夜深了，别问我怎么知道夜深不深，反正我的主人把灯关了，我伸出舌头，吸着暖暖的、甜甜的奶水，这奶水不多，但我觉得它无比珍贵、无比温暖，这是从我的狗娘身体里流出来，又滑到我食道里的乳汁。

狗娘醒了，舔了舔我仍在哼哧哼哧吃奶的小脑袋，宠溺道：

“慢点，我的宝贝，慢点吃。”

其实，现在的我并不饿，刚刚女主人那一盆牛奶已经把我喂饱了，我现在吃奶只是想感受一下狗娘的温度与气息而已，这是一种对母亲的依恋，人人都有，狗狗当然也有。

我停下吃奶，拱进狗娘的怀里，甜甜地叫着，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发出声音，像我这么沉得住气的孩子也是怪少见的。如果是个人类婴儿出生之后，声带连一次振动都没有，人类父母可能都要怀疑自己生了个哑巴，赶紧把刚出生的孩子带到医院里给医生检查了，可是我是狗，无论怎样我的狗娘都不会嫌弃我，而我的主人更在乎的是我光洁的毛皮，黑溜溜的眼睛，至于我是不是哑巴，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重要，反正他们也不会听我说话。

听到我稚嫩的声音，狗娘的爪子抚着我稚嫩的身体，竟是禁不住流下了泪水，嘴里哽咽着：

“真像，真像，一模一样……”

真像，像谁？我天真地扬起我的小脑瓜，清亮地叫着：

“娘，我像谁？”

狗娘笑了，笑得很甜蜜，甜蜜之中又带着一点骄傲：

“宝贝，你像你的父亲，一模一样。”

父亲，在我出生以后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不过，我的本能让我一下子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，是了，有狗娘，又怎么能没有爹呢？

“娘，娘，我的爹是谁，它长得是不是跟你一样？”

狗娘的眼神变得温柔，它把我搂在怀里，缓缓地说着：

“宝贝，你的父亲是一只很伟大的狗，它跟娘不一样，它是一只藏獒，有着高贵又纯正的血统，它的身体很强壮，就像你一样……宝贝，你知道什么是藏獒吗？藏獒就是一种高高大大的狗，是狗中的皇族，藏獒的眼睛能数出天上的星星，藏獒的爪子能划开坚硬的石头，藏獒的力量能举起牛和大象！藏獒不怕狼，不怕老虎，是最了不起的，宝贝，娘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藏獒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一只藏獒，长得和你的父亲一模一样，你是娘的骄傲……”

藏獒，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也许是血液里那一半的高贵血统在燃烧，我用我纤细的四肢站起来了，我舔了舔狗娘的鼻子，用跟它一样骄傲的语调响亮地叫道：

“嗷！嗷！我是藏獒，我是娘的骄傲！”

这时的我，充满自信，对于刚出生的生命，世界还很小，还很安全，我没有烦忧，盲目地快乐着，而我的狗娘也很高兴，奖励似的汪汪了两声。

许是我们的声音太大了，惊动了主人，不一会儿，随着一阵咒骂声和开门声，屋子里的灯开了，亮如白昼，灯刺痛着我的眼睛，难以睁开，只留一条小缝，在这条小缝里，我看到我的主人老王面色不悦地站在那里，手上拿了半个烧饼，扔到了狗娘的食盒，咒骂着：

“叫！叫！叫什么叫！老实点！两条笨狗……”

笨狗？为什么主人说我和狗娘是笨狗？我不是藏獒吗？藏獒哪里会笨？

我满脸疑惑，问我的狗娘，狗娘哭了，它一边淌着眼泪一边告诉我：

“宝贝，娘撒谎了，因为娘的原因，你并不算是纯粹的藏獒，我们都是沾了藏獒恩惠的狗，这也是你叫串儿的原因。”

串儿，串儿，串儿居然是这样的意思，好吧，串儿就串儿吧。

出生的第一天，我见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，什么叫寄人篱下，什么又是狗娘的骄傲。虽然懵懂，可我知道了，我是一个串儿。

第二章

笼中岁月

人类的成长总是需要很久，久到刚刚成熟起来才发现一切的一切都为时已晚，因为人类的传承都在于后天的教育。而我们狗则不然，我们的成长很快，三两月，一两年，甚至一瞬间，因为我们的传承大部分不在后天的教育，而在我们骨子里的本能。

也许藏獒血统真的有它得天独厚的地方，出生短短三个月我就长得跟狗娘一样大了。狗娘看着我越来越强壮，自然是欣喜，尤其是我越来越像我的父亲。至于我的主人老王，则更是高兴，究其高兴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我长得跟我的狗娘一点也不一样吧。我的狗娘长得慈眉善目，身体圆浑肥壮，而我的脸却不像一般的狗那样有着一只大长嘴，我的脸黑黑的，就算是在笑也会让人感觉到一种杀气，我的身体不似狗娘般肥壮，它是虚胖，我的身体是真正的精悍，我甚至能感觉到每一块肌肉里蕴含着恐怖的爆发力。

我的主人因为我这副怪模样而高兴，因为这不是狗娘的模样，这不是土狗的模样，这是真真正正的藏獒的模样。

既然已经不是小狗的样子，那就再没有理由每天窝在狗窝里，藏在狗娘的怀里，我的主人用一条锁链把我带到了狗窝以外的世界，我对此充满期

待，那是不同于这个枯燥又千篇一律的自由的地方。

牵引着狗走向自由的竟是锁链的束缚，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，据狗娘说，大部分的狗都是这样，那么人呢？

我是一只狗，就算我是狗中的贵族藏獒，那我也是一只狗啊！是狗的话，就考虑狗的事就好了，琢磨起人来，多傻。

我被主人拴在了一个噪音整天响个不停的地方，我被关在一个钢管围成的笼子里，活动范围比在屋里时大了许多，视野也开阔了许多，只是走不出笼子罢了。来到了外面，每天见到来来往往的男人女人，我的见识也广博了，对这个世界，对我所处环境的认知也清晰了。我也开始明白了我的主人是谁的问题。

我的主人是老王，老王一家三口人，一直给我喂牛奶的是他的老婆，他还有一个儿子，在外地打工，不常在家，也曾来过这里几次，老王看到自己的儿子就像狗娘看到我一样高兴，他把他儿子带到我面前，有些生涩忐忑地做着介绍：

“串儿，看到了吗？这是我儿子，以后你不光要听我的，还要听他的，知道吗？”

他叽里咕噜说一大堆话，其实我根本就听不懂，不过看他的神情应该是蛮开心的，主人的开心就是狗的开心，我昂着头，摇着尾巴，嗷嗷叫了两声，这是藏獒的叫声，他很开心，当场赏了我两块酱牛肉，那肉香喷喷、油滋滋的，是我出生以来吃过最香的东西。因此，我对小王印象大好，每次看到他都摇着尾巴嗷嗷叫，饭菜烧肉自然是少不了。

在这儿待得久了，我对我的主人一家和他们在做什么也有了些了解，我扒着笼子，看着我所在的大院子，院子里尘土飞扬，有一辆又一辆的大车，一堆又一堆的泥沙，还有一摞又一摞的灰砖。

这是一个砖厂，到处都是灰尘，涂乌了我油亮的皮毛，这里每天都有工作，烧制着各种型号的砖头，被钢铁造成的汽车送到需要它的地方，这里有三五十个工人，每个人都灰头土脸忙忙碌碌的，手上都戴着破损的手套，手套沾满了碎砖粉末，我倒像是这个厂子里最清闲的家伙，只要叫两声就好，什么也不用做。

不，还有一个比我更清闲的人，那就是我的主人，连叫也不用叫的人，砖厂老板，人称老王。

自从我来了砖厂，我就没有离开这钢筋铁笼一步，这笼子四面都围得死死的，只能伸出爪子，连头都不能探出，整个笼子只有顶上网开一面，能让我看到那么四角蓝天，不过笼子太高了，我出不去。

我就被这样一个笼子困在了这样一个尘土飞扬、噪音不止的砖厂。虽然环境差些，但好歹也是在外面，藏獒高贵的血统，藏獒骨子里的本能告诉我，必须生活在外面！更何况，砖厂这地方除了环境差些，那些不利身心健康的一点也没有，其余的条件都好得不得了，吃得好，顿顿都有砖厂宿舍专门捡给我的肉，睡得好，我的窝都是棉被铺成的，又绵又软，能把人和狗都带入梦乡。

在砖厂，我也认识了两个朋友，都是土狗，一是土黄狗，叫大黄，就像我的狗娘一样，长得憨厚，让我倍感亲切；一是小黑狗，叫小黑，它只有板凳高矮，活蹦乱跳，别看它们个子比我小，可它们都算得上是成年狗，比我的岁数要大得多，它们让我知道了很多。

原来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镇子，这镇子小得可怜，也穷得可怜，这里的狗都面黄肌瘦，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，能像我这样顿顿都吃上肉的实在少见，而我能有如此优厚生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主人老王有这么一家砖厂，是这个镇子的首富，是个有钱人。

大黄和小黑在外面说，我在里面听，我把爪子搭到笼子上，竖起了藏獒平时耷拉在那里的耳朵，听得很专心。

“等等，大黄，什么叫做富？”

富，这个问题……博识的大黄略一思考就给它下了个极不负责任的定义：

“富嘛，就是每天都能吃到好多好多的肉。”

肉！肉！香喷喷的肉，每天都能吃到好多香喷喷的肉，那真是极好的，我真为我是老王富的受益者而感到快乐。

“大黄，大黄，我每天都能吃到好多好多的肉，我很富是吗？”

大黄憨厚地笑了笑，搭了搭我的爪子道：

“富都是我们的主人才有的，我们狗是不讲什么富不富的，我们都是比谁最厉害，就像主人们比谁更富，都一样，只是比的东西不同。”

厉害，谁最厉害，藏在我脚爪里锋利的甲刀缓缓伸了出来，我能感觉得到它的兴奋，或许是我的兴奋，谁最厉害，到底谁最厉害？我的狗脑里有一

个遥远的声音在高喊：藏獒！最厉害的当然是藏獒！

“大黄，小黑，那到底谁最厉害！”

这一次大黄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倒是小黑很是积极，它一边蹦跶，一边汪汪地回答着：

“狗王，狗王，当然是狗王最厉害了，狗王的牙齿最锋利，能咬断钢筋，如果把狗王请来，它一定能咬断这笼子把你放出来的。”

狗王，狗中的王吗？

“小黑，狗王它是一只什么狗？”

小黑咋呼着：

“狗王它又高又大，牙齿比钢钉还尖，耳朵比兔子还锐，鼻子比雷达还灵，他站起来就碰得到门框，它……”

小黑好像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游吟诗人，所说极多，却没有一句切中主题，在说话上，大黄就要比他靠谱得多了，只用了四个字就让我明白了这传说中的狗王到底是一只怎样的狗，大黄说：

“黑背狼犬。”

黑背狼犬，那又是什么样的狗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我的骨子里有些东西在躁动，一种叫做不服的情绪在快速地滋长壮大。狗王，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的狗娘就告诉了我什么是狗王，只有藏獒才配叫狗王，我是藏獒的儿子，我也是藏獒，哪怕我不是纯粹的藏獒，但我的身体里流着藏獒的血，我才应该是狗王！

“大黄，我听说只有藏獒才是狗王啊！”

大黄笑了笑道：

“咱们这个镇子，哪里有藏獒啊。”

这一刻，它注意到了我的狮子头，我卧起来那身躯的庞大，我身上一切与他不同的东西，一切属于藏獒的特征……

“你是藏獒？”

“我是藏獒！”

从我知道这地方有狗王那一刻开始我就迫切地想要离开这个大笼子，哪怕没有肉吃也要离开，我想去看一看传说中的狗王，看看是它厉害还是藏獒厉害，我用牙齿拼命地啃咬钢筋笼子，笼子没有一点破损，如果小黑口中咬断钢筋的传说是真的，我想应该是它厉害，可我还是想去看看它到底有多

厉害。

大黄和小黑每天来看看我这只罕有的藏獒，陪我说话，给我讲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当然，也是为了吃几块我食盒里的肉，反正我也吃不了，随它们去吧，我只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些什么有趣的事。

它们每来一次，我想出去的愿望就强烈一分，不知是为了看看狗王，还是为了看看笼子外面的世界，我走出屋子来到笼子，我看到了砖厂的一切，看到了小王，看到了什么叫富，看到了大黄和小黑，也听说了狗王，我若是离开笼子肯定会看到更多东西，我好想出去，快些看到笼子外面的世界。

我每天都要咬钢筋，在笼子里咆哮，我的身体闪转腾挪，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我的爪子碰得到笼顶的钢筋头了。

同天，我对大黄和小黑说：

“我想出去看看狗王了。”